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宋鄱陽馬端臨 貴真 著

明蘄陽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

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之軌範

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

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

藏其家書于屋壁顏師古曰家語云孔勝字襄畏秦法峻急

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

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

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獨得二十九篇即以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於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誥太常使掌故晁錯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阜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篇今加泰暇論也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又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非若伏生之書誥曲聲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四命也復出者舜典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一篇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臯陶謨皆三篇共序凡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一卷四十一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者汨作九共九篇稟飲帝告釐沃湯征汝鴻汝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成又四篇伊陟賈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

云周易十翼隸古定謂用安國為隸古不可知者蓋先後之義其皆文從字順代之書作者言矣二十五伊訓太甲三益稷盤庚三六卷者孔疏庚說命泰誓西益稷康誥西餘錯亂摩滅方夏社疑至原命仲丁河王政將蒲姑

賈逵之命毫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
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度幾有
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非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
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
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
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
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
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
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
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

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
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
二十五篇其秦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
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
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
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
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
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
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
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
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
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垂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願始
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

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
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
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
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
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工九篇
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
原命武成旅獒囹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
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
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
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
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

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
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
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秦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偽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
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
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
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
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
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
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
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

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是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

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且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前亦平且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言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

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繹字其垂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曰木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上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與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鋪瀝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儿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

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

王元感以下不詳錄四家二十一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人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援經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刊闕合更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爲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詳見總論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

以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詳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二篇卽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

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
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
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
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
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
篇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
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
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
漢儒雖楊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而已楊雄法言稱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
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及敘皆與孔氏本
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
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
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
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
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
夫附上罔下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
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
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
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
疑之今不復可攷

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
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
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
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
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
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
難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它先漢文章重厚
有力量它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
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
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有餘篇號義焚詔改爲正

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
其失未微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
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素
王士雄趙宏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
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
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
安國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視其學江
左學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爲正義者蔡大寶巢倚費昶
顧彪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
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
未爲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判定始開寶中詔以德
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
文改從類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著是也可證馬鄭
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
故取王註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
至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
更有濬哲文明止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偽劉焯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闕民字之
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函貢雲土夢作又
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
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為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
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
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
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
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
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
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
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為之註亦不廢古文
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
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
古書於理無碍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

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攷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攷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為本小加已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尚書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宋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張梅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梅之撰景梅景祐三年為房州參軍著論

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

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

法邪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泰誓意

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斤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

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為非禮蘇氏之說

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于學官用以取士或少

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

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

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

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

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

雱惠卿弟升卿為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

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

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

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錄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彊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它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陳氏曰其於胤征以爲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耻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朱子語錄云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東坡書解却好它看得文勢好

書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

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
誕不經蓋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
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
于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
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僞明甚人
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僞撰以比李筌陰
符經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爲何
語其妄可知也

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
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木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
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
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
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
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爲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
始出於唐州北陽之民家世疑僞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
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
况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
代亦不爲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
杳不知其爲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
忽出於元豐間其爲謬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
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
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

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為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群書彊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為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書裨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書辨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四闕疑一

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
陳博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爲侍郎文書不應
令鵬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
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
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
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
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耻難矣嗚呼其得罪
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
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
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
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
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
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爲卓然
不詭隨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庾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
已亥之東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

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
喜爲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
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
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略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
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
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沂於唐虞之際也辭
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
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始欲以是
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
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致論而書則
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
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
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強解將去
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菴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菴門人黃士教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菴於
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爲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彊通今惟二
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它皆
文集語錄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菴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
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千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受讀以

來沉潛其義參攷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旨乃述
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
集中其間亦有經
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參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
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預政此書爲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
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
它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
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
取

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闡江淮著述不輟時
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詩記集諸
說或述已意于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二冊不分卷不署名未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撰元蕭然集二孔王慈隱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掇擊舐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八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絕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

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

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

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

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

衣錦尚絀文之著也故鄭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

節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

政幸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

以能之一字為意之言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

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

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漢書師古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

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

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

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

善毛詩又為之訓東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

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

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

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

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

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

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

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

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

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

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

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誦而齊

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

詩

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剩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

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也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

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
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
彊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
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
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微學毛詩於
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
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
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
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則可以知訓
觀可以群可以怨其職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
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
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
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

一篇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
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
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公襲云云
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
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
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
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為
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
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
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
則以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縻戾破
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

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邨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

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太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

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責然。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

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

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拍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因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彊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

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

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鵠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然。其上而四牡采芣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因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

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揮斧伐童蹇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

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木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

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也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詭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思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况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諷之辭太過如彼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為愛君愛國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詩諷諷之名而自處於淫詭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誦上矣。反得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

故不得已而在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

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
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
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
趣其詞采非不麗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
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
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
學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
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
於爲惡其於此詩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
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
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
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

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譁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
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
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
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
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
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旣聞是言也
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
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
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
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
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
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
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
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
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
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對
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
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
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
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
以辭害意之過也而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
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
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決志而况以鋪張揄揚
之辭而序淫佚流盪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

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
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
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
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
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
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
所自賦也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湊消之刺亂之
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
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芣為懼護不以邪視之如
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于衿為刺學校廢
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或又曰文公嘗
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

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
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
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

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柴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土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

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驪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

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此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旣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鷓鴣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

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乎邶柏舟毛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是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然之以詩中諸序之

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諫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

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千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

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采芣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扁扁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

殘脫之經，俛俛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其齟齬而不合，踈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此與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磬、虎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涓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若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據述而不作，多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其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九

經籍考 經詩

宋鄱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馬 端臨 貴與 著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許叔才以下不著錄三家三

十三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 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首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璜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

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末言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漢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

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自為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然書但附詩釋詁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為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刊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淮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為

詳

晁氏曰穎達據劉玄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修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

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流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

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

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

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

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

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

辨一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

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

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

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

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

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

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

衛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

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

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

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

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

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

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

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

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云其文予取孔子穎達正增損

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塗乙改正者三八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字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 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
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序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
之爲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
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
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
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
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恠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
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
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
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
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
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
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註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
有了也害事

陳氏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末二卷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平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橐也詳見埤也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它書時
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爲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
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爲備以
最後出故獨傳乃據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
夏所作建炎中道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道藏
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
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
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
見聞續微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聲慶之
爲羗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

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
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
顏氏糾繆正俗以傳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
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摭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
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
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
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
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
一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
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違才老欲音嚴爲莊云
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來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

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
只恁地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
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
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
三家遂廢齊詩亡以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
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
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
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
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
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
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
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
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
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凡一
二而真僞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
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
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
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
誤哉

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未用己意爲論以斷
之樗闡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杯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
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
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
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前截貫穿
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
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定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

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遵敘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
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
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名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
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
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行
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
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讀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爲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卽信安鄭犀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

孤行韓廐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於斯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

宋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 應房校刊

經籍考 經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

師古曰委曲防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韋昭曰周禮三百

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六十一官也三百舉

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

師古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

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

時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

經者出於魯淹中 蘇林曰里名也 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

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

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師古曰瘡與

劉氏曰孔子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七十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

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禮三書而已
藝文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群祀二十
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
十八篇繼之而皆以為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難厠其
書於禮經之後今析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
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通計亡書二百一十

卷六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

錄十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入儀注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內二部入儀注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內一部入儀注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訟襲
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
在於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
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
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
嗚呼盛哉

晁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
篇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
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
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
故儀先冠婚後喪祭朱子語錄知者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

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

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

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

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它

儀禮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

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

此意思好故錄成書 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

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

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

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司接處不知是甚

時失了可惜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

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

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

觀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

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

字

儀禮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齊黃慶隋李孟憲各有疏義公彥刪二

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錄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

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

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

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土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爲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

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

陳氏曰宋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中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若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然歛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其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

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求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繆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它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

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卽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

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
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
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
讀而爲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
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菴之壻號勉齋始晦
菴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朱子語錄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
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女子禮若儀禮所存唯
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
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膾臠

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
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皆編出因云某
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個頭在及見其成與不
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
理得成此書所繫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
處少只說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
有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替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
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
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
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行閑辭多長篇
浩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其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
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晦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旣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

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服膺遺訓取向來喪禮彙
本精專脩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
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
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
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致後
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
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
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
甚可為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
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
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
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
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脩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

有司徹大戴禮則饗廟已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補者則自天神地
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
祈穰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為復
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緝閱而推明之間一
二條方欲加意脩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
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
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指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
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
祭禮遺彙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
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
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
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
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

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
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
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
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成編以次將脩祭禮卽以其書藁
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
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
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
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
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卽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
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
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藁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
四方朋友皆有祭禮藁本未有取其書而脩定之者顧復何

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
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据藁本叅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
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
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旣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
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
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
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
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至

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未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眾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顏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為何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存孝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鄭

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故其學遂行於世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攷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以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玄之學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司農者鄭眾仲帥興之子也融字季長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未敢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是它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

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顏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爲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併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非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

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旣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彊人者也

也立法以彊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一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掎克之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

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青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竒衰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廉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十庶于鄭玄以爲諸夫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下深居九重而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三木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工官何示人不廉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

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闈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卹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又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內祝掌宮中禱祠禳禴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禳禴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就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

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
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
冢宰者真當慎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
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
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
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脩身以齊家此王者
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
之冢宰爲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姦
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
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
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
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
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
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
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膳人鹽人
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
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
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旣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
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
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
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
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
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詳之人哉禮
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
不詳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

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闔閭卜祝各設命官衣贍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

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土地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

有將師有帥卒有二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
閱之法以旌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
如此上下蓋弊弊正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
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
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
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
為一體則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
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
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二歲
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霸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
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
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
慳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

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
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
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媿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
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
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
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
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
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
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
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
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
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
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

有伍此具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與人謗之曰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
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
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其念慮必足
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
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墮但未能悉復先王之
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
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况賢不及子產所
蒞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
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
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
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
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

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
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
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
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
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
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
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魏文侯常
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
則州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
欲爲其繁擾者也謂周禮爲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
鄭譏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鐘宋饑司城子

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代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
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
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
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
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付相聽
從民便之爲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
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蓋鄭宋
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
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
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
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
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
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
民情常踈踈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
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
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
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

宋鄱陽馬

端臨

貴與著

明蘄陽馮

天馭

應房校刊

經籍考 經禮

周禮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眾以為書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眾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

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爲經禮尤爲可笑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石經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僞蜀孫朋古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甫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攷工記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維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以謂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則自孟子時

已無周禮矣况經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何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不同王莽嘗取而行之斂財聚貨瀆祀煩民冗碎詭異離去人情遠甚施於文則可觀措於事則難行凡莽之馴致大亂者皆以此厥後唯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園土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姜氏曰子氏趙嬴姓京乃令帝女稱帝姬噫至於姓亦從焉何其甚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會無少異殆書所謂與亂同事者邪

陳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數而太平之遺跡掃蕩殆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

揆知其數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人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尤難新法誤國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寧八年詔放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周禮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書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諸經皆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說十三卷

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爲書曰微言傅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卽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家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官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

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
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
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先生曰賓
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
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
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
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
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中書井田創置纖悉必屬於
司空而今亡矣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土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未嘉止齋陳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
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

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
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用十畝是為八百八十
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
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
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
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間田以其不可為軍為
師而無所專繫故謂之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
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
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
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
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
欲一切駁盡為慷慨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
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

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攷則天下庶幾於治矣
周禮丘乘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一卷

黃度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記

水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
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
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
其所從并泐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
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
竒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
妄咀吞之不眩亂顛翻幾希故川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
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
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齊備義
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
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
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彰民者必相緯
經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
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
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
存也其功大矣同時宋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
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相出入
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
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公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卜二鄭
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史浩周禮講義

中興藝文志孝宗爲建王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鄭鏗周禮解義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僅一二家又多并或鑿淳熙中鏗爲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周禮綱目八卷撫說一卷

陳氏曰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樞密臨邛魏了翁華父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凡二卷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卽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

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夾漈鄭氏曰戴聖爲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爲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爲禮家之宗身爲賊吏而子爲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錄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

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
曲禮少儀看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
如周禮主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
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 有許順之者說人謂禮記
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
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
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
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鄭如
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
全不足取但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
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
使用此等人議之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
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
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
皇甫爲勝今掇以爲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朱子語錄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答曰鄭注自好看注看
疏自可了

禮記外傳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璵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六十九篇
雖以禮記爲目通以三禮言之劉明素序張幼倫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

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爲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卽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註詔兩制三館秘閣集議史館脩撰韓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便以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群論復以改作爲難遂罷

石經禮記二十卷

晁氏曰僞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份經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顥撰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由王氏之說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門人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一卷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力也

陳氏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木刻之臨漳射梁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卽其書也讀書目始別載之

方慤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者爲此解由是得上舍

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朱子語錄曰方馬二解人當參考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

陳氏曰希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燕山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大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

少儀解附

朱子雜學辨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灑柄入手開道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為之辨大抵匆遽急迫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按正神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安民為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似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木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塾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菴為之序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陳氏曰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眾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闕文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者來看去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伊川舊日教人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參天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是恁細密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

必是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外處又不欲盡剝難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有人說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晦庵旣爲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陳氏曰戴溪撰

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秘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爲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鶴山爲

作序

孔子閒居講義一卷

陳氏曰慈湖楊簡敬仲撰

大戴禮十三卷

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廼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朱子語錄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武王諸銘有直做

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它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爲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切似箇盤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淳問太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爲之亦有孝昭冠詞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

學敷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闡深有名前

世六

晁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理盡及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一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爲禮學之最

陳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覈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禮略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蕭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頴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它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价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三禮圖二十卷

晁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儀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蓋用舊圖本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于先聖殿

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惠尚恨此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象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媿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

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
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予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敘州
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
陳氏曰論辨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
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辨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
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
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註疑者三百七十五
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夾漈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喪服加減

崇文總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錄之因託以名
篇

晁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因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
終將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謚隋志附論語類中今
遷于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於周公謚法
晁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一

其父... 公... 志... 志... 志...

祭于... 皇... 皇...

公... 公... 公... 公...

崇文... 崇文... 崇文...

崇文... 崇文... 崇文...



大... 大... 大... 大...

